

拔草随想

李秀丽

2007年6月3日于芝加哥

今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家前院后院所有的花圃都长满了无数的野草野花。像是有阶级敌人在花圃里撒了草籽一样。春耕大忙，还加上一项除草拔苗，天天忙碌，到今天已经是6月了，还没有把花圃整理好。天天忙呀忙，天天都有机会回忆当年在华南工学院读本科时，每星期一次政治学习，全班同学在西六宿舍前面那球场拔草的情景。一群小伙与淑女，半蹲在地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是非趣事，把一条一条小草叶脆生生地拔断，根留在地里。时而听到巴掌声，清脆响亮，那是被比跳蚤还小几倍的小咬给咬了，手上背上不少疙瘩，那个痒啊，幸好只是4年而已，而不是7年，所以还会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。70多号人马，才一小块地方(与我家的院子来比)，那个草啊，怎么永远也拔不完。每周都重复一次，你还以为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呢。原来这个拔草啊，学问大的很哪。

这野草可分三大类，一类是草，社会主义的草。草就是草，没有什么好举例的。另一类是资本主义的苗。这苗，也开花，有时会开很漂亮的花，只不过是开在你不想开的地方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苗。在我家院子里，有很多这些资本主义的苗，都是我贪婪的结果。比如说有一种很小很小的白菊花，小花是球状的，一丛一丛地开，剪下来插花，配深红的玫瑰，衬上蓝色的勿忘我，非常好看。可这花开过后，你要是一不留神，忘了把所有花都剪掉放垃圾桶里(不能留地里)，到明年就有好果子吃了。前院后院，所有有泥土没泥土的地方(比如有卵石的都方)，葱葱绿绿，铺天盖地，一个军团的人也颇费点力气来对付它，不要说我们以前的一个班70多号人了。

粉红色的小大丽花，白色的天使小号，蓝色的勿忘我，还有其它的一些花，都是同一个德性。你若是在它们开花后稍懒一点，明年你的院子就像一锅杂锦汤，你慢慢去喝吧。

第三类是蒲公英，紫云英，酸酸草，野生牵牛花等又花又草的东西。像蒲公英，春天草地刚披绿妆，金灿灿的蒲公英就点缀在绿油油的地毯上了。你如果只是取这一景，会觉得好看得永世难忘。你也许会记起小时后读过的关于蒲公英的课文，那勇敢顽强的小伞兵，随风飞呀飞，飞到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，不管环境多么恶劣。那文人墨客笔下的蒲公英精神，激励了多少无知少年。我现在早已从过去的天真少女变成邻家大婶了，要是小儿子吹小伞兵，我一定要他到邻居草地吹去，让那勇敢顽强的小伞兵，随风飞呀飞，飞到邻居家的草地上，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吧，她是个民间艺术家，爱这种美呢。

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喜欢蒲公英吗？因为只在几天的时间里，那小黄花一开过，小伞兵一飞走，草地上留下一片永远的小光棍，难看死了，而且你若不及时把它们挖走，明年在你家后院演绎的又何只是几何级数啊。

那野生牵牛花，芝加哥冬天华氏零下二三十度(摄氏零下 28 度到零下 34 度)都不死。白的，紫的，粉红的，蓝的喇叭花从春天开到秋天，漂亮。可这零下二三十度都不死的东西，可想而知有多野。自从十一年前搬进这个房子，每年都跟它作斗争。斗了十一个春秋寒暑，还是斗不赢。今年更是不得了，横行霸道，到处乱爬，大有把我的房子及前后院盖严盖实，上演现代版的睡美人之势。

以前在学校拔草，是用那纤纤玉手，根本无法斩草除根。我现在除草，装备吓人。最基本的就是一枝头部开叉的小铁棍，在草的根部捅呀捅，把草根弄松，再把草一把拔起来，斩草除根。若是在卵石上，则用铁制五爪金龙把卵石弄开，再用开叉的铁枝把草连根撬起。有时遇到小乔木的苗苗，则是要用工兵铲才解决问题了。

常常在拔草根的时候，脑子就乱转。念头啦，成语啦，往事啦，走马灯地浮上来。什么斩草除根啊，草根性啊，等等等等。记得在 UIC 读博士时，我在计算机辅助设计室做助教，即是管机房的。那个诺大的机房，俨然是个国际政治时事局势之前沿阵地。当时有不少大陆留学生，台湾留学生，当然还有很多美国学生和其它国家的学生。那时是李登辉做总统，大陆学生对他颇有微词，台湾学生卫党卫台，毫不留情反击。机房经常有口水战。最后是大陆学生要解放台湾，台湾学生要反攻大陆，不可开交。我不问政治，但报纸杂志从不少看。中文的，英文的，大陆的，台湾的，订的借的买的，看了不少。虽然不问政治，但脑子还不至于木头般不思考，不参与并不等于不注视。当时的大陆报纸，甚至台湾报纸都在长遍大论地讨论台湾人的草根性。大陆报纸用草根性比喻成低劣，顽固不化。台湾报纸用草根性来比喻他们的顽强精神与战斗力。

我现在对这草根性的理解，已经是从理论到实践，又从实践到理论了。褒也好，贬也好，这草根真是顽强啊。我在这里天天挖，怎么还是挖不完。我虽然从不问政治，现在可想把自己提拔为政治指导员了，管着 10178 班 70 多号精壮劳力，每周在我家后院政治学习一次，多好！原来政治也可以是这么的令我憧憬。